

雙槐歲抄叙

宋左禹錫袁諸家雜說為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
經史百氏為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予觀於
黃公雙槐歲抄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
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
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願乃弗
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搢觚著述凡所聞見
朝披夕撰日積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逮

孝皇御極八禩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青書焉經史
異同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竒術書焉考諸既

往驗諸將來大有關係殊非裂道德乖倫彛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為卷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覈竒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何必訂古語為鈐契究諺談為裨官搜神恠為鬼董狐資譴浪調笑為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為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雋者之完書

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雙槐名亭殆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書

雙槐歲抄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
叙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
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諦文者用乎理
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
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即於會
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認以類作也斯纂述
之恒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抄未嘗不心
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為書言乎其古也
蒐羅群籍維典乃憲辭則武庫洞開而神物焜燿
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

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

乎其才也采瑩弃瑕而青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代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穠辭謠識摺撫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鑿戒其脩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觀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温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五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

垂空言以詔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歎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殆與黃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不違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抄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今而已矣予質性踈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所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即抄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

聖神功德必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青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竒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謏陋擇焉而不精詞藻猶弱焉而不詳蒐括踈漏

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於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抄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辯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風林壬課

嘉瓜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尚左

禁水火葬

宋復元讐

朝雲集句

第二卷

國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曆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為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涖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街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猗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剌

朵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廟

石主事掾師

胥椽官至尚書

士夫孝行

場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擘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蠱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己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玄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寇始末

王清罹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廊邱官寮

彭蠡纜精

絕句近唐

古廉叙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識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皮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邊狄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崇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求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啄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寘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識

妻救夫刑

山阜變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與蜘蛛鬪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畫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感魚辯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丘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脩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
 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
 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
 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留院堂之東一鉅
 櫃扃鏽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
 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
 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
 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
 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

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雖帝世不能無也然
明良率作脩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
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抄中者深矣及佐七
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
溢眉宇遂遣就外傳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
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尚寶藏之
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無
翰林院脩撰嗣孫佐頤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抄卷第一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遠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徒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



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
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
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塋

仁祖

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
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卽
吳王位元年丁未卽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
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
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於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
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
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
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

又

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
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

皇明暫携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
而

皇明之句又與

國號相符然則

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
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乙未歲以儒宿被

召爲令史索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

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
伯爵尋與胡惟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
鳳池吟藁有奉

旨講賓之初筵詩叙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
輯成巨帙進供

睿覽元之秦先生良鄉周先生侍坐

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

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踈曷足發揚古作
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為演繹

上亦為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候也九十衰耄尚
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
今以可為之年當有為之日何不激昂電勉耶仍

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
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為自期視武公初
意尤昭著而泱洽矣觀其所叙蓋在為都諫時也
聖祖嘗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
之於行而又

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為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
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
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鄉不知何許人相傳
初渡江時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
惜丘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

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
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

御製文集者可槩見已今得逸詩二首

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
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慶百勞

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
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
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
天氣涼西風凋葉襯長陌清霜將降鴈鳴天涯之
南北盡平州荊山神禹鑿役使多幽玄禪心若欲
與對越切莫將心戀 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
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
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
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拮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頰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為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竿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歌傾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

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脩王璉

張唯典籍孫蕢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辯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汾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澤春王正月辯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

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己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飢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為獲

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
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
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畧曰周不改時惟改子
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
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
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
閉藏水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
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
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
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
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孟子謂粢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
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
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
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
長曆以從左傳之說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
論膠固未能致辯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
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
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
月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
可通文定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

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為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為春猶子時為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為春而狩田以中春為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為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為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

覺周月以子為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桎嘗事張士誠為編脩國初徵為脩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伸上章辨偽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桎即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桎之繆而

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真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真而以宋郊廩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昊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真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奴曰阿策者甘焉時真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真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

為猫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
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
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數人鳴
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
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
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真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
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真欲併之以從簡諫而
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
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錄而後知其
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
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補未亡人足不出閭嘗
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

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譜
牒擁蔽其面籲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今家
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風林士課

上親為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跪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實為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墓時年踰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其事

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

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賚之御製嘉瓜贊祝其世生公候人以謂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掩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

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穀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為者穀賓曰吾赴第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冤之穀賓妻胡氏與其三子伯達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達

尋調赤水卒伯安劉其第養母躬往繼戍焉既去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為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為災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為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

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

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
張翀年二十七洛陽人

上召見便殿 親命題賦詩稱 旨皆擢翰林國史
院編修 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
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
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
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
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 命入堂
中讀書 詔詞林名臣分教之 太子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 上謂曰昔許魯
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時
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
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待燕閒
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
雋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
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
上命應奉殷哲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
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
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玉惟吉鄒傑等皆拜給
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 制被 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爲叅政
惟張翀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筵宴把盞換盞

謂之胡俗馬亮為河南叅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責諭以違禮禁罰之張鳳為廣西叅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

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

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歎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為姑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嗜居嘗以豪

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

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

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

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

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

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攬自隨袒胷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

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 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

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服總非所以敬 宗廟重繼世也 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甲子九月 孝慈皇后喪既除冊李氏為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毋視之冊而兼皇以君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達為右相國禮記王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者尊以見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為尊就坐以左為尊甚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
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
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
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
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
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宜葬並
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
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昶既降封瀛國公
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
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
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
殺其毋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昶也被虜屠
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
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
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
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爲壇遂號小明王改
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
爲大丞相卒啓我 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爲

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
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
柄魏時邠金弗祀晉寔爲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
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
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
是爲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瀆廟燼而神堯
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讐大氏
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邪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黃號嶺南才子工於集
句叙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叙蓋傳
奇體以資談譎爾叙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

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
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
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
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
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
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任錢
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
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
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
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
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
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

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
應識我碧上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
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田遠籬
野菜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
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
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
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
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
事到天涯其六曰自身前後事洋洋惱斷蘇州刺
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
遠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

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挂翠巒金爐香
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
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
到青鳥慙慙為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
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効此身雖異性常
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桂尋思
倍惆悵夜寒敲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
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
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
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
倍黯黯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
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
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
亦煙晦林木泚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
立即還室掩戶踉蹌而卧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
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
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鞋導從其前後隔竹先
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
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
蟹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
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窓下

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
啣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
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
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
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
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
嗟與君畧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
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
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
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春

愁冉冉帶餘醒珍簟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
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
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
爲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袷玉
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
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
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
十二灘遶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
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疊疊而不
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闕余不
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

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
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
矣或其餘魄也邪余坦然自失酌以椒漿云

雙槐歲抄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

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南京既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
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
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
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

宗廟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
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順
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

南北二京爲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爲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竟成

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爲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者追蹤周雅歌詠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

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

上所鍾愛既封呼爲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乃

上故鄉寔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孺生探賸經史商確異同沉潜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脩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爲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爲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荆被命與前編修致仕

蘇伯衡爲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

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裨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之二十二年己巳春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庵集國子祭酒李鴻漸司業劉丞直皆求爲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觀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爲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子齋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邇宜令聽候者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

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右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

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撲未甃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葦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尚書僕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
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
且還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
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
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爲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
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
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
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
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復
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 上將起復立而申

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
來 上既入乃自東祀以登于觀 上遂入坐南
殿群臣登自西祀遂列懋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
云有 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
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 勅免謝乃退詣中書
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齎兵部符驗出
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
也舟行凡十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
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
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
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曆書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侖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官官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

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八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

戊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竢知者攷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上喜甚陞善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俸許之及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

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上夢殿前一鐵鉅釘掇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爲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上嘆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爲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爲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脩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爲編脩吳文及三甲蔡福南爲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顧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脩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上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蘭窓詩云公子善居室猗蘭蔚東窓素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

艷桃李懿茲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翱翔嘉
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尚無忘
顯後獲譴歸終於脩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
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為考試官得
京闈新解首施顯為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
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

聖祖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為脩撰每召建議
即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
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奉使

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果
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
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
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
人監生易蔡禎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
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
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真攸縣學生書董
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充
州府學生春秋丘炬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
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

生詩李儀鄒平縣人監生書何測瓊州府學生易

揚璧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抄鈔局

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

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

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

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遜杭州府學生易賈閔

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

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

大廷觀復第一 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

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 上以連科狀

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水東日記謂

顯宗為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為縣丞

者是年登科絕少

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 特恩也

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

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

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批華竹咀餘甘欲報

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 粵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

鶯花敢續春吟句 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

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槩不類其為人蓋鴈本

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

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 國號同請

上易之 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
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
讖言故云而童謡謂狀元出定海此最爲異以臣
觀之二邑素無穎異材豈將有待邪 上聞定海
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
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
人張信果應其讖蓋信即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
元及第自脩撰進侍讀時 韓王安玉靖江王以
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王俊華司憲
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
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然冉冉江白草纖纖章
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

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
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 旨各寫古詩一首呈
覽信即以此詩與韓王寫去 御覽大怒韓王曰
張信教兒寫耳 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
編修戴昇騰 勅諭女戶百戶藁進呈奉 旨增
二語信還文淵閣寫成仍舊弗增昇勸信改易不
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旣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閣
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昇獲
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為會試考官取會元彭
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德並改名泰而信
及第之下有真寧景清奉化戴德昇德昇亦去德
止名昇蓋奉 上命也烏虜人臣事君以不欺為

本信之撥禍如此豈足以責山川應謠識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
坻曰信稍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登第者入對 大廷 賜進士及第閩縣陳郊為
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
咸以為言 上大怒下 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
中釋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
侍講奉化戴彛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
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
正字樂安董貫二府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
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水蕭楫及陳郊等首三甲三

人受 命人各閱十卷或聞三吾與信稍至其所
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
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
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
而歲功成 上曰君臣同遊本為君明臣良以成
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
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曰一氣交則獨
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為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
殿試再 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六月辛巳朔
也先是丙子春 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
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
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

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
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師獄罪無輕重皆
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
也因命刑部拷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
黨惟三吾信稽及司憲為藍黨彛及昌隆不與併
宥三吾餘皆磔戮郊諤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此直
有惑 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四月初二日
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諤降司儀署丞已
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彛及昌隆竟免焉詳
載薄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

已拜御史黜為教官後又入為給事中左遷刑部
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
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
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
門人尚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僂享遐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 三吾 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

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

上御製洪範註成命序其後 聖覽批曰理道精詳

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

部以老不彌職奏請降黜 上宥之給與半俸時

年七十九矣明年 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

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
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糲房三吾坐是閒
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 旨教趙署令子暹等
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母字先從右起
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去
江面魚拋尺又以 御製詩句爲對句使難爲辭
上益惡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 上特宥罪謫戍
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 聖政者其一
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叅軍府庶吉
士出丞郟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留即陞
知縣爲丞時同舊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飢當死乃
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里長史證子仁當

連坐察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
爲令若還署妾之子願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
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
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
都察院更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

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
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
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
以聞 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察污鱗
則旁累見逮即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
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
墩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

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裹解人及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迓其屬金令軍吏揚春賄以白金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御史問理既得實祭審大理引奏

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渚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卒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為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所獻金乃已自是被入告訐或旁累所逮徃徃曲

宥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周莊焉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有由哉

邑俊升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升入郡學吾香山周尚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旋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携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

明矣人以為魁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
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槩曾不受秦封又詠
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
五品蓋詩識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
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尚書其
次丘顯及湯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
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
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毋張病風
孿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
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

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
過頗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
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
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輿論謂有二代風子孫從化馴行孝謹執親喪哀
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化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
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
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
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
湜皆以行誼聞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父
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

建叅議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
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
家世孝友以聞 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
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
春坊左庶子侍從 東宮丙子復選才閤右曰沂
者召為禮部尚書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
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
當陛辭日

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浦江
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為詩文
以頌之

臣節忠謹

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
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
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
卽以訃聞今特遣奠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

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
童鏞諭祭故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天
畧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聞其人爾
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
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原祿優游太平
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
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
見也惟鏞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終太常卿厨子
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
上起兵吳越畧淮楚攻齊魯亦蔡以至統一天下三
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
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爲言噫播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 懿文王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顛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
夕懿文與之待側 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
嚴陵失釣鉤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
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搯作天
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蓋
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
臨難乃啓比得披荆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
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良當魁魏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
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
仕後拿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
夙約也詩有金螺瀟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
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揚作云漢朝胡廣號中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究天教名姓
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入誚
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
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
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揚實從通之

綱常為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頂

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
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
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為活佛

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
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茜衣 車駕臨
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
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足
疾死了無他異墓天禧寺右塔而屋之富平丘元
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為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
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

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
起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

川布政使司右叅政毋張氏贈淑人每大祀天地
上宿齋宮詔以雨暘之應玄清奏對稱 旨益敬焉

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
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
於是 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
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
也大哉 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
國家以綱常為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寔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 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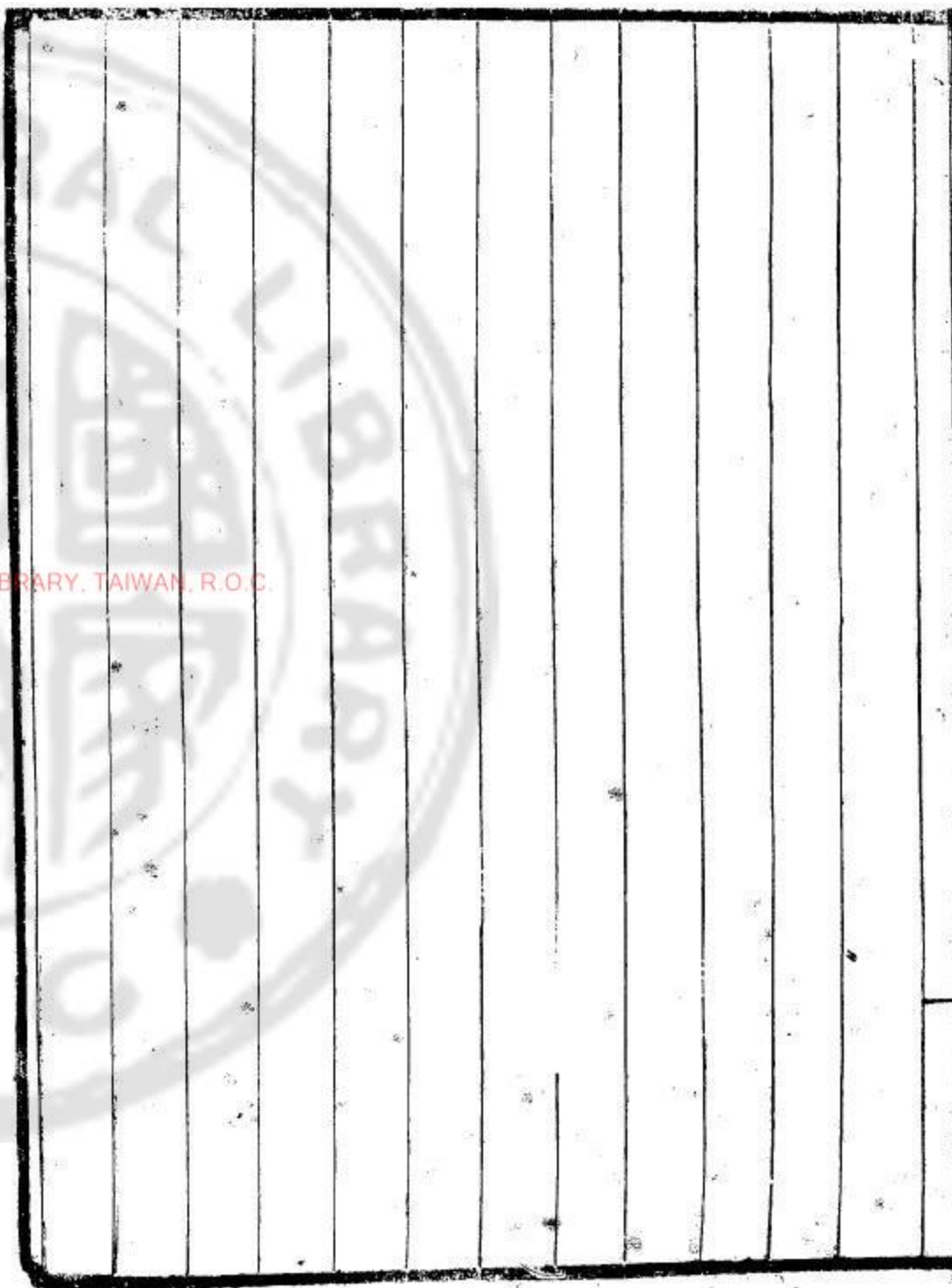
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
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為

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
我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
得貞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為大
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為
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
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誥勅命四
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
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出師用之皇帝信
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
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
郊禋用之恭禋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
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

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
之制傳子孫于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
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槐歲抄卷第三

三手遯老

璫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
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
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
三手遯老張玄玄詩也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
手其號也世呼爲張邈邈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
人手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
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
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
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
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



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齟齬如常時人皆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龍廬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真宮立草菴於黃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

高皇帝遣三山道_玄造朝了不可覓或謂

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

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故公_洪往徧物色之

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竢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六日

詔道士虛玄子孫碧雲者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道場冀有聞焉

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卧知幾年懸厓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飢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宮瑤闕長周旋五華靈牙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窕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

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丘
羽人常往還紅崖赤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
青瞳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逍遙下上駢
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爲言竚竚長想思詩意蓋
拳拳於三羊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
以真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
樂初遣中官候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
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絲幣法器不可勝
紀尋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

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
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
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
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
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
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
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
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頌佛經
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
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頌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
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
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
表徃北京稱賀

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歌曲徃陝西河南頌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
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
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内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
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減獲獨與其
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如也
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
與陳孟潔徃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
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
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
揚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
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會

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胡貞女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而真女果生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真女改適女竊入室以

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污皆親為之且知書史性柔愍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

權厝之遂携五帝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墓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於臺駟簡巡司李斌多方物也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襯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墓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應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與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資貳良籌嚴親忽

亡逝母氏深懷憂陸行之輿馬水宿畏蛟虬昇棺寸步難何以歸故丘禪關有隙地乞土寄不坏母子孤且粥粥劬促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望望倚門愁向來護花墮喪葬事已休即為嶺表行不與妻子謀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闊躑躅空夷猶上官幸垂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即撫注感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尋諏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發槨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衾稠孝子悲且喜勝獲千琳璆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丘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

竟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颺颺
誠心格穹壤孝行徧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
頭瘡癩不爾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
與儔願爾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
治箕裘以蒸敦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
光寺在南海西南街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
年歸併光孝寺梅應奎作應魁云

冷恻律

冷恻律起敬謫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
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授太常司恻律郎
洪武元年五月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
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

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為多劉伯溫集云舊
在杭時為起敬賦泉石歌亂綴失之今起敬為恻
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
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
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涓涓
響林莽悄若玄宵鬼神語玲然穿岬達幽谷竽籟
颼颼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瑤環瓊珮千鳴璫
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
穹碧排抉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冰
澌相戛擊三門既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
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捷尾驚蒲宇條然神怪歸寂
寞殷殷餘音在寥廓鮫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

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
寂夜廣陵無續絃絕倫
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搏
憶昔識子時西州
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矜誇
子獨徜徉泉石
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為我彈
一曲似鞠滄浪
洗塵耳否徠泰來逢

聖明有虞製作超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夔摯
專其名自伯温語意觀之既素與起敬舊相識則
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為錢唐人理或然也世傳
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為門門有鶴使
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遣其期蓋
朝廷內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
起敬既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

猶應對作聲既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
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羊遯老跋以遺太師洪
國公丘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
也然洪武中三羊既遯去永樂初

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丘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
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踪跡固不可測歟壬辰
乃永樂十年即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
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為僧名道衍洪
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刻意为詩
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滌接橫塘花多礙舟

路波紅暗漾日沙白寒栖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
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樓
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
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
旨識者知其非緇流也壬戌九月 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行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遂預靖難之功
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
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 勅諭曰卿秉
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
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
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

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尚勉盡厥職副朕
眷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遽長官寮亦異數也後
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
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為壬辰二月吏
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於武
英殿奉 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
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
身凡五道蓋不畜髮娶妻故也蘇人云庸孝既貴
後嘗奉 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
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
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又往見其姊姊
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乃僧服而往始納

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戍戍三月廣孝病篤

上駕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
曰僧洽南洲在獄久矣 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
四贈榮國公謚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于鄭村塢乘之中箭都
指揮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乘之中箭
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兔戰于東昌乘
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飛兔戰于夾河乘之
中箭都指揮猫兒拔其五曰飛黃戰于藁城乘之
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其六曰銀褐戰于宿州
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其七曰棗騮戰于小

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于
靈壁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
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
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 長陵馳驅西北
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
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
嘗游東海普坦洛伽山僧有別古嗟者善相見而
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
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
縣五綵絨線牕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

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
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燈兩炬坐對求相者數
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叅以所生年月而吉凶
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為作傳備言其應
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即召見使相焉廷
王言害氣在西北方人當豫防入洪武丁丑燕府
遣儀衛司正蔡禮齋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

太宗召見廷王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
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
附地重瞳龍鬣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
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鬣過
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賚無算

謀必預焉己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矣
至家為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
師 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
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
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司少卿
家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 賜
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尚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榜
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
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益悲袁心憐之往

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下課度日今
缺成為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表相其面曰此尚
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
又貸米二斗贖之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也日富
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
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瘥
驚以為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價
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
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表

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
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謚忠襄子達

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廕官寔自此始其
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
例也殿試首甲曾榮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
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
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
文者榜相王訓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朴熊
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夔洪順段民沈升羅汝
敬宋子瓌周沈秦政學徐安周文李寧張徹歐陽
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璉田
忠曾與賢洪鍾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

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蕭寬褚讓獨孤樂
善陳士啓曾慎魏騏吳惇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
孫奉李永年皆支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
者章敞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
江鐵許璫王仲壽李迪楊燦李衡陳綱董鏞劉子
敬陳伯恭蔭資善趙曾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陽
趙理漆霽韓庸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曹彥昌田墉
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
志義俞益曹睦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處富邢旭
曾恕習字者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皆支正
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
人二甲揚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

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
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
已每月奉 旨賜讀書秀才曾榮等燈油諸費而
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二十
日覆考舉人周翰藍昺 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
曾榮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
朱璠等十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
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脩撰餘
多為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
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藍二舉人僅三年得
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于北京皇城之西
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溫事吳楊行密及
溫養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昇是為南
唐封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嘗帥兵靖盜閩人
德之立生祠于閩之鰲峯累著靈應然溫公通鑑
書知諤為南唐鎮海節度使無中書令梁王卒謚
曰懷而知證無可攷蓋皆沒而為神者也宋高宗
賜祠額曰靈濟入 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
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

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
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 寵賚因請建
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

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諤為九天王闕宣化扶教
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王爵如故仍命禮
部新鰲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

御製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為世傑出入幽明
猶一覘生著勲勞保甌粵沒為明神崇偉烈亦不
稱其為仙真也嘗遣禮部尚書往鰲峯易其真衣
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即 詔以北平為北京每巡幸稱行
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
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
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

營建重事乃命群臣會議皆以為宜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建立奉天殿乾清宮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卿雲瑞靄網緼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體具諸像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問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群目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群臣稱賀十九年正月郊社宗廟宮殿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奉天三殿災上承天心仁愛兢懼靡寧於是大赦天下詔求

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上曰方建都時朕於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吉匡拯反災為祥永孚于休夫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為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毋往觀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懼也自是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

上或御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說之賜以
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為
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
簇萬花新天仗臨丹宸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
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踈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
迎寶蓋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
坊呈百戲齊過玉階前三劍珮青霄近峯巒翠
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
萬國同遙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
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
宵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
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

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
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
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 恩威莫測惟

文廟為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為交趾
左布政使右通政兼中允儀智為湖廣右布政使
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襄為河南左布政使黃
澤為左叅政陳祚為右叅議監生梁通為河南按
察使進士揚政監生劉智為副使十一年四月陞
兵部右侍郎徐銘為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
張春為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玘為山西按

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文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送泰寧侯處為辦事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祿於

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人十二年矣奉旨送吏部還職文有發克交趾為吏如給事中羅亨

信者或克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克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為民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成開平再試不中成交趾三試不中成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涖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為左而以

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許尋選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尚書呂震震舉主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叅政思忠起家縣吏精敏機譎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時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焉思忠感愧不復敢言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 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廓者家開封之襄城貢入太學累官工部左侍郎奉勅巡撫河南時流民甚衆亟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

朝陞兵部尚書降 勅獎之樊敬字守一交州鄆城

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為左通政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涖本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高第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己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文皇帝嘗呼為周新因以志新為字彈劾不辟權要人呼為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 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頑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

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開讀 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湏臾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

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劫布賊也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禁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為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莫恐為人所圖潛以其貲埋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

夏秋霖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驗上即命戶部覈實蠲免時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賊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湏知至涿州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上怒命僂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誅其事益白同里彭參政森作傳謂上嘗見有衣紅立日中者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

直命為城隍言已不見天顏憮然揚都憲信民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調以俸給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乳馬常浴于清水潭雲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變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廷文武百官表賀以為龍馬按宋學士集洪武四年六月為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產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乳馬陰陽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臞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
三十六官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綠宮詞
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羸得君王
留步輦玉簫遼亮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
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
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
薨謚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
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
聖德剛明不為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禔第二孫曰恭第三
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宦奏

以曰恭為狀元 上以其名類暴而易以寬相傳
文廟謂曰為日楊士奇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
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
以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禔終編修曰
恭終侍讀景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
負缺吏部推寬命以本職往泣內閣奏言寬
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
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于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
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
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

動一歲之運也喜樂哀樂未前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過揲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無方而易無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無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為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

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為七三十有二策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為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為震坎艮少陽三多為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為巽離兌少陰未子本義與筮儀微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徇括說也然韓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為禮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賃與客商買賣取覓錢鈔

犯駭克軍 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菱米
疑忌 朝廷不帶家小累宥還職尋改應天府學
教授乃因庫子羅米嚇取鈔貫索膳夫買辦什物
為生員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書札高
出一時為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
吏建文召為文淵閣待詔永樂初為學士更名薦
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
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叅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
密議者遂改次陟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二人遂
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怒徵縉併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
世所竒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為
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卧
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聞雲幽鳥之趣遂成
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
絕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
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槩見已
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
仙去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
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 上問今
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
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
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
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
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
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太孫竒曰爾等其
盡心輔之端午節 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
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擊射連發皆
中上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
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
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畚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
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

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
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
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哀以
退為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
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
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
而特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
揚望崇文閣曰岿堯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
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
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

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宇鳳凰臺
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
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為之
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
篔簹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
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
嘗聞唐世御史陳謨朝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
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餞少保大學士黃
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
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
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
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

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
霜復相見霜髮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并紫殿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
東南征太液清冷涵藻碧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
鷓鴣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穀在俎酒在壺
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
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之斲
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
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
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
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
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墓

本又詠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作皆一視同仁
氣象真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負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
之懿仁義之實克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凡若
于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
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
史百家靡不畢備其以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
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
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齊氏之文亦所
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
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
遠有耀矣乃為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

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
三王二帝軒與義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御相 天地黜黔黎神明之威在茲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隳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丕闡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為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筵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賚予求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內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華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筵前
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蓋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躋保傳參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厨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為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永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中兼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置寮屬明年冬命文武大臣內閣及東宮官兼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州召為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為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陝荆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翀為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瑛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

長楸教諭徐來達俱編修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真惟善長楸永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楸力諫出獵綸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為戶部尚書兼謙身殿大學士瑛為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永達鴻臚卿長楸鬱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懋綸素強諫不少詭隨最為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鎮交趾而長楸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邢壽主事適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楸以罪

連及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沒長楸坐禁繫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被宮賜名懷恩後為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踈於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屍舉孝薦為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右衛總旗以張法保割肝及臂為湯液以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割肝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群鳥飛鳴廬上所種樹有鵲來巢永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為均州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永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東宮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叅議致仕按文華殿

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
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冀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
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
母撫教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
為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恃靖
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
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為士論所鄙

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
君德為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為端萬代之本
其三厚王國為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為端孝
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為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
擇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銓衡為端黜陟之本其八
擇守令為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為端委任之
本其十信賞罰為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恥為
端綱維之本其十二徼幸為端仕進之本其十三
旌直言為端親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為端尚御
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為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僧

道為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
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
帝皇之用人視 烈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
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
中化為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
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澄涓涓不竭
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輩禱皆
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

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
月翰林修撰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
曰恭主事劉球洪璣約望日往遊前期諭寺僧曰
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
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
至矣比入方丈則二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不
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歎
異者久之往尋所蟄處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涼
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兩大至乃
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瑯臺控紫岑為韻分賦一詩
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
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圍為女官授錦衣衛百戶
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綳縕
透戶彌月里閭聚觀以為瑞至是太監黃琰馳驛
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
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也人直
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為妃以應占而孫
次之 宣廟即位胡為 皇后孫為貴妃榮自光
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
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
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
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
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為
太皇太后孫為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
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毋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
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
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 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 命考
察御史黜其不自者二十餘人既明且公與北院
顧公 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
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賦穢狼籍至是憲

臺為之廓清玳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
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擾
攘邪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為水
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
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
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為御史宅毋憂時哀毀盡禮
所居產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
名禎諱貞為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
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
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句

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
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複姓皆
更易以倣中國如拓跋則為元氏之類是也曾未
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
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
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竊
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
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
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
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為國宋理

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湛為後即度宗也
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
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冊封后妃然後與
芮進封福王主祭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
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
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為君父
顧為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
父瞽叟雖禪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為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
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為追贈是
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為
無謂然猶行於既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

為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

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為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
於乎人倫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
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
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
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
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
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
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
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

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
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
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
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曹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
非行仁義王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
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沒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
是憲出則揉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
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
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
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
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

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
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
月甲子赤雀銜冊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
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
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
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
為家鷄樹騰聲鷓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
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劒氣浮
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鄙野而迷途
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懸費明珠之彈雀視
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王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
肝於衛懿初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
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
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
四海以為池稟潤天潢承輝日觀威蕤先路駟奕
渠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蓋承六朝之遺習
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衙甲吐卷四字九奇

典史大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狀元必遜寒峻徽宗時皇
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為首雖親王
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鼎起
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
少寡學未堪為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
別職亦得自進 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
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以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
修撰廕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恩
總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靈
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網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

門內闕璞令人召八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卮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宦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為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

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詣京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叅駁一年乃除岳州府學已而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待東宮上曰趙文可即召至御前面諭授春坊左中允賜謙俾為輔導蓋以向歷事為優異也宣德癸丑冬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孫友諒進士胡端積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鼎編修林文龔琦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

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為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廷宗儒柔懦當黜據老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甘焉時

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刑以三年為期己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

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為翰林修撰宣
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
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
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
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
奎官終叅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
州教人以踐履為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
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
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筭編其事父母養志愉

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
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
建義祠以薦外旋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
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
喪貧不能赴任者贖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
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第子上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其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儼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先嗟蘭之

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趾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琉喻半載餘無
舉者乃勅諭行在吏部劄貴之八月始以吏部員
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
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
在翰林編修銓等為叅政叅議副使凡十有九人
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并罰舉者按
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寔薦舉不以實降
檢討是以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廢由薦
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
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言語能文章為賢而畧其過永樂己丑取用孟周
等三人以為御史令洗雪其在前罪犯嘗顧問近
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
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為
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
孫在側心亦奇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為
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
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繩
祖武明舊章盖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滋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懇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 勅該部覈

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啓戟服舊綵章氣烈然藐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戶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徃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

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配者尤甚惟堞集最為良法戶三丁以上堞正軍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編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

年間因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因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為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宮兼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宣嘗侍上講讀坐罪謫廬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戎籍而官輿為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命右通政徐琦副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

伍 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 德意除黨戍籍復
塚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為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 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
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
毋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
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
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
拷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
張生獲釋人以為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抄卷第四



雙槐歲抄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英宗初御極方議開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上右武於是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藝既尋常性復庸懦嘗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徃役閱門大見親昵輿論鄙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羨其容貌瓌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上亦



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閔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邪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邊圉命源與恭順侯吳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兵官爲前鋒逆戰塞外己己

上親征廣扈從至大同賂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塵廣乃帥師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秃兒以功上十一月景帝即位陞廣都督同知蔭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弟澱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英宗復辟盡以源庄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

左都督卒追封漂陽伯謚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內府教書

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東宮親王讀書其中學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為講授而選國子生為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鐸等入侍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各授官永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琰輦輪日入直名為內府教書實則與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紳服闋來朝以舊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脩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

邱 上疎薄之命解內閣幾務與翀同教內侍之
秀慧者開席于 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
寧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
薦于朝年纔十二 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
殿績學未幾出為國子乙卯春三月

英廟改一寧為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翀
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寧累遷少宗伯兼學士入
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
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
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 命翰林官徃教
遂為定例

蒙古瓦剌

元順帝北遯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
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帥師
大敗之于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
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弒其強臣猛哥帖木
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
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
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
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
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
異走臚胸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丘

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 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遜
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
里而立答里巴為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
台為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 上親
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遜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
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
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親征次殺
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 上復親征
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于榆木川宣
德九年瓦剌脫觀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
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噠
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

犯邊十四年 上親征 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
先奉

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弒脫脫不花遣
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為瓦剌王
蓋蒙古諸部悉為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
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
也矧其俗孳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
弓矢刀鉞以為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鬪每入寇
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為糧不將
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
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
則備邊之策柰何足食足兵比屯且守俟其部衆

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朵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
爲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朵
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
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
計而朵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
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脩山海
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

地與之以內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
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于屈烈河宣德三年

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
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竄伏
迤北時出擾邊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
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江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
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

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
牧正統末附於瓦剌之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
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
邊人啗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
一遭剽劫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
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
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
哉

倭國逸書百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
祖訓云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
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備倭官軍永樂初國王

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
大敗之雖朝實詐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
可徃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為行人兩使日
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
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人俱賜一品
服以徃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

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修接
溫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徃來俾進逸書使五經
由是而完帝主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朝覲旌勵

正統乙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

朝乞 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豈第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 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是其言不許徇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

鏃等廉能治行砥衆為優 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

命吏部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求樂中考察以貪去者皆謫戍旌勵之道備矣

睿皇酌而行之其務為寬厚者與

石主事抹師

石大用者薊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于監前大用會六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偕者乃獨且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蓋氣誼素為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為省掾八品流

官選為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
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
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戊辰十
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
敬等為之蓋是時掌府事者為 秦晉 燕王故
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
周原張勤李暹引奏

上命還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為之自此科目之士無
復少溷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
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真以告密謀累
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己丑正月

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 上謂

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
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
最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
傅衡 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
而御史洪秉龍士安等四人入見 上曰御史朝
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為遂
黜秉等為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耳宣德
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况鍾前後以
郎作郡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胥正統中江陰
徐孟晞 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涼累遷至兵
部尚書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絕
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

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
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
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
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為舉殮送之歸及為殿試
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二
守上胥椽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蓋尠我朝
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鞏縣魏敏
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
訃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
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

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
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逴驚而呼
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
陞陝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
三年永樂中召為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
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
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
累官吏部侍郎真定畢鸞父文顯莒州學正卒于
官藁殯於莒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淚養
母不離左右比喪母衰經徒步走莒負父骨歸而
合葬焉廬于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兔
引子游其廬若素豢者巨蛇蟠于門右恒衛守之

正統壬戌登進士為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
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
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柏數百株烏鵲鷓鴣
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追贈焉子廷璽廷瓚皆登
科第而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為衢
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
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
墓芝草生焉旱麓小泮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為
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丞慶都罹憂去廬墓無
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 詔旌其門者近
世士夫以孝為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為榮其賢不
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

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
沿成風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雜職人負許應鄉
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
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
經無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
經義是已詔誥表内科一道無作者聽永樂辛卯
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主考惟兩京用
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
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
講余學夔侍讀尹鳳岐皆嘗為吾廣主考宣德已

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脩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 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書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述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臧塲卷為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闈闈得陳康懿公俊為舉首皆至尚書為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塲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叙以為恨吾廣丘文莊公澹黜於辛未岳編脩正見其卷大

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塲總在霸薊二州及永清縣若定興安肅二縣之間臺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乎

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

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議者以三
營各自團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
書于肅愍譚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
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
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
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
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
領焉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
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
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
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

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
之大畧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
為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近日本兵
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辦松榛斫伐薪木客
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混支
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
至二錢五分為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
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
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
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
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
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

足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
釋羶一逼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挫人心
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為己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
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操
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為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
本鎮惟土兵用塙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羨卒使
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
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手本或招商上納
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
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豫期給焉養
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
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糺矣其
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
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
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
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
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
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為厲
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然增給
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

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為命一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為科差我以茶為酬價故哈立麻輩見禮於

文皇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筭也乃若回回市馬償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陝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干祿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之於民者宜倣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庠之所順游息之性定為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寬其追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擘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乃暮夜潛歸室人為設酒食盡懽鳳欲就宿輒辭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妾生子將踪跡之君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蘇錢擘嘗寄之詩曰琴劍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檢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在夢中擘亦豪黠以貲為都司經歷鄉

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曄多所囑托反
訐奏貢罪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
有旨以同察不和俱黜為民曄本一富民第以
貲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命下之日人無
不驚愕

戊辰登科錄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
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蓋州衛依
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
花則會元岳正通州灤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興早
世生毋劉或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妬居大興隆
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

任太監尤為異事古稱謂者監曷嘗有兒然則泰
非邪舊制讀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是
科預者有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柰亨太常寺
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正
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
者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
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
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闡寺用事之所
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
臣無一指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時胡忠安澐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制曰可斌山東高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毋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

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參議贊記一事云戴謙為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白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者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姪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己巳禦虜諸將

正統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鐵頭等自紫荆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石亨協守萬全坐不林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務營于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白披靡轉戰西南虜潰去進至關斬首萬餘虜相頭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蕭廣御之于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虜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鏜及廣帥師破餘虜于固安遂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克

衆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謙惡其擅調也請誅俊上不問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從之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上命逮繫議罪俊辯曰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閩外之常乃罪俊邪詔斬于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為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音奉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大師坐右脫脫大師坐左其

意盖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揚洪帥師巡邊挑脩溝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絕仍設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駕還亨等之功也初張軌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上宥之自是軌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軌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軌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為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

其私人為民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
洪與廣為最孫鏗郭登衛穎柳溥次之張軌紀廣
輩齷瑣不足算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
垂至膝望之竦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刼營
虜畏之呼為楊王俊死後含痛而歿追封穎國公
謚武襄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
東寧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
手滑其揚俊之誅乎予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
鬱九原石亨雖自掇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減向
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
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
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
部諸司皆當逮治 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
郕王監國即位 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
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
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
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
詣井取酒薦 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
景泰以罷答之不為偽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謠

正統末京師旱童謠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
再來謝了土地滴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鄰
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子土地謝却同謂
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大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
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
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
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用
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
為停止會寺成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
學生濟寧楊浩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
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為言
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自弒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
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
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筮仕河東運司判官
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陛辭日 召至文華殿
親賜戒諭及寶鑑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
寺 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
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瑠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琠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琠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偁侍郎稽乃奏言琠守潯州軍民思服賊不犯境近聞為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琠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勸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憲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

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琠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琠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毅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任其後見濟瑒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琠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

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
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
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
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
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訐奏文淵之死寔諸
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
珖為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
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
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
順天府第一為京士訐奏詔充原籍學生丙子

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
泰也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
考試官少卿兼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
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
正統摘其語以激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
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穀力疾言於朝
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
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
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

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衛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
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彛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
不第甲科除知荆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章侍郎

繪
子女應既舉于京闈再舉于浙江事絕與崇嶽
相類

雙槐歲抄卷第五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
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
輩作為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
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
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
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
御製清暑解愠二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鉸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為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瓚曰開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姪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熨曰後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妖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歛曰疆曰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永曰昆玄地曰減曰陰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飭曰

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漚曰窮曰割曰止

曰監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玄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

止曰安曰煥曰實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素曰

悖曰靜曰平曰序人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燥曰

幾曰抑曰冥曰通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哀曰

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觀

曰繇曰儕曰得曰耀曰耽曰苜曰卻曰庸曰妥曰

蠢曰詎曰宜曰忱曰詰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續
曰考曰范曰徒醜醜曰隸曰林曰裡曰準曰資曰
賓曰或曰敷曰乂曰績曰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
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
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
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
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
罪當是時清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
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
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

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
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
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
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
文寶江表志揚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
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揚鸞鸞
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
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瑛至相與質
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
邪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
耳余曰子可謂差為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榮巢
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為佳七言以詠物弔
古為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
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
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
淚泣春風王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
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債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
云蒼筠織簾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
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鶻聲

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
苦青苗富韓國老綠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
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
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
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
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殘
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
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步
為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光賡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
想像高風酌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
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即墨牛爭觸戰

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
擬唐官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白
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
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
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
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獸膾腥兩
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
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

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
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
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
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
乎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
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
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誦誦焉景泰改元寇果
至先府君在外予啓神檮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
君歸日益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

府君遭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損館亦異事也禱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

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為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博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記耳旻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袂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為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清者積氣成象而為之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

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搏毬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地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炁之中有光耀為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涿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

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此方故曰北極下躋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

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

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為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為氣盈月之不足為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為閏餘五是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為逆其行與天等則為留其行不及天則為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之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

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踈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
未有能指其為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
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
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
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
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
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
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
精為夏之暑月之精為冬之寒星體先耀為晝之
明辰體昏暗為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為雨火氣外

旋而為風土氣上蒸而為露石氣內搏而為雷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為首猶天之日月
星辰也脉髓骨肉為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膽
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之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
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
者鴻鵠鷹鷂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鷲鷄
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
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蛉之屬體之
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
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
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

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檉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槭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性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實為開物成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注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即物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為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滓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為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皇極開物之謂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為住劫炁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於戌曰延康為壞劫以日言之為夜以人言之為死猶皇極閉物之會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士嘉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為大
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卧
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
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
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
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
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
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為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群狙過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欵
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
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
由此治行聲名大著參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

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為邑
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
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
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
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龔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
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
尾俱劄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大
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為
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
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

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丐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珪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為左右副叅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綏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為延平官軍所殺傳聞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為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
諭以禍福老人闔家扣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鑄
飲食之意氣揚揚畧不為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
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鑄乃寓書留孫告
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
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
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狄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
之功沮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
給征闕回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貧益甚時
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一時
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
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變
不能行者數年

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井妖致殞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為
人甚溫雅疎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
見解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
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

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畢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夭于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佐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虜中反為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足族黨皆坐誅夷宅没入官改京衛武

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愬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為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

翱

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為太宰與內閣

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

其故曰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
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 賜綺一端
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
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呼呼之謂曰
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
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 昂代
公總督及入為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
諾也夫人為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
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叅議
出至通州病還公為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
遇于朝梓公毆之公凝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
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
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
正家六事禮部奉 旨本無他意揚興濟善必欲
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
罪一監生邪善報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戶部郎中起拜本部侍
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
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
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為性分子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
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冠

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
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
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為澤宮據魏儒劉芳言
則壇有四門門外為四郊觀觀禮大畧可見故逸
周書曰設大社于中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
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
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
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為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
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祝天地配以后
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
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

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
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
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為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
廬之無為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
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
尚書最諳 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為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
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為友
婿最相得亨迎 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
將為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為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

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於詞章相貌徵之嘗為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為之黯然

馬楊二義士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墳初御史楊瑄劾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上從徐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問之鞠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顥等調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致仕去欲用王翱翱薦留賢為吏部侍郎亨慮有貞之復用也令人偽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言因諧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為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為制文當
斬奏聞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為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質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軍匠揚
墳憐之疏言昔者 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達逮問達緩墳死令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墳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墳
言事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籠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有貞特天幸爾
吾於二士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

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
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
也元虞縈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得得蓋
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
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
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
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
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
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闔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
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
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嚆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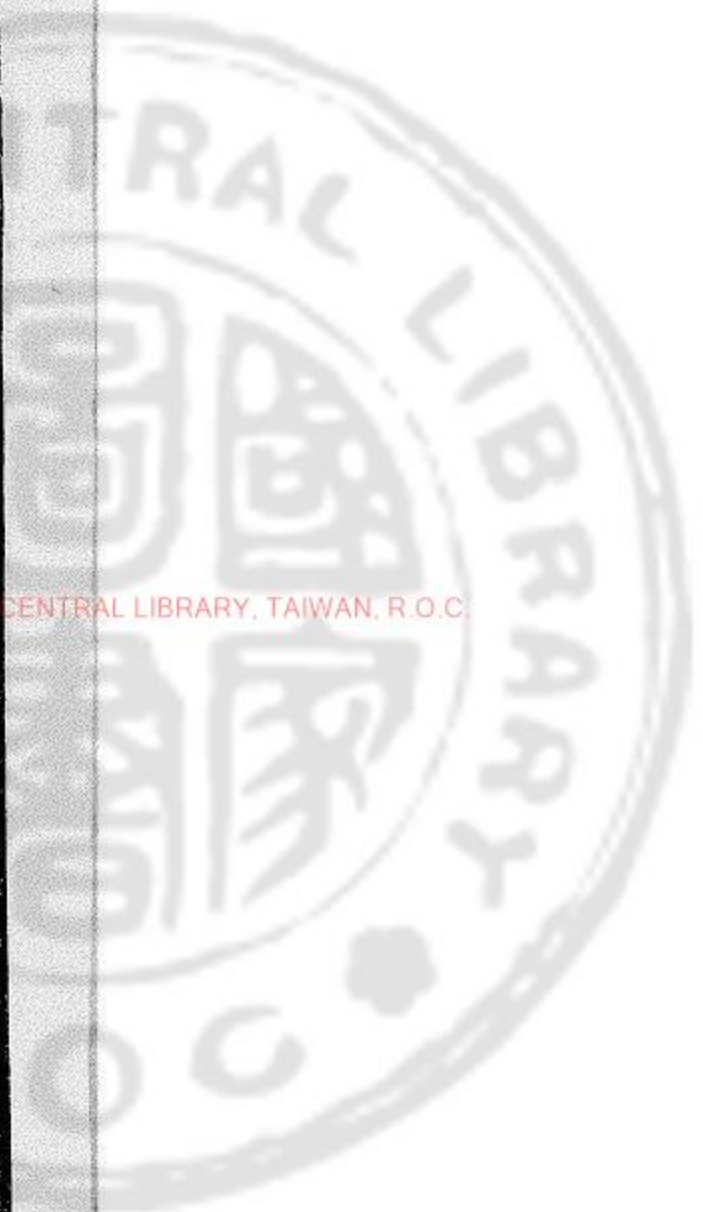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總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巾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黷瀆時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為開笑揚文懿公

守陳

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



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
璣走玉盤一天兩電敲鴛瓦中官毘拾多盈袖金
璫半墮羅裳縹羸得 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晝閒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
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
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食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頻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 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我芥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
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為所敗城中飢死者如壘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為所破設開都偽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
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
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
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餘人據五羊驛為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為廣東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魚為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為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為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罹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還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己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紗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建橐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間居述懷詩云迂踈不覺已成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宮
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認梅和
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
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
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團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
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
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葦只效封

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
恩乞得老江鄉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
必重頒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
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
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
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
朝退 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輶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鴈得書早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為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剡夫真景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
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
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
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
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
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
黑白點如前而大每大一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為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為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

曰春分履泰為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

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大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

濟日傳之文緝武戒周公待孔子傳孔子傳之顏心
魯貫一思博德孟心求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
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
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
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
此下學之功敬主至於得上達之妙太極則此圖
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
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
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

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布衣陳真書未上
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
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
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
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
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
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
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
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恠夔魍魎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咏去景泰元年冬予
塋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為多予時在廣同舍
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靄兼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白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真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
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
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

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縷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忠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志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郟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術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

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燿上皇未復寇方內偏

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

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寔來彰德彰德古相

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

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

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

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

王之功於禮當記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

曰精忠廟而裨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

內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端儀常著岳

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

避之予獨致疑以為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

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

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為

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兼敗其自

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為哉故錄武功之

文以竣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

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
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
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
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
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
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爽子爽生伯旰伯旰生師意師意生希
璪希璪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
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
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
希瞿生竑於寧宗為近屬故當時立竑為皇子而
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踈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
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
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
已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
信詭為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連叔之問荅者是
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
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
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

顛錯虛實混為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為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為實魏泰之碧雲駮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為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為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為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彖冰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為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邈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

孟之書瑩潔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為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為實乎故嘗以為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為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總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為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大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為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辟言詞質直

邸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邸邸吏部奉

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瑛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勅擇儒臣為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為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為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輿為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為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紱為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

山為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輿為戶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紱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立嘉善之晉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驟進得與密勿人詫為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快快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為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缺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纒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

才靈異當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搔首不敢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鑿戰偽漢也有棕毛巨纒分判為三歲久化為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輒有禍敗或化為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一巨木歲久為水草交洛真若鱗鬣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立文莊公濬次則彭學
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王姪亦與
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
鈺孟勳嚴淦何琮甯邱陳龍黃甄王寬吳禎也修
書兼攻課業惟此科為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
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瀉瀉前朝丁寧莫取
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
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
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廉叙織錦圖

古廉李祭酒

時勉

叙曰扶風賈滔妻陳留令武功

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為符堅秦州刺
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
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
陽臺善歌舞寘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
焉滔頗恨之陽臺又媒孽蘇氏短而讒諸滔由是
情好日踈暨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
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
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為回文遣家僮徧鬻
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手者數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
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

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
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誦之能悟而
由其正也特為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瀟瀟字連
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
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此
嫡妾中反飛燕以此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
林廣記所載末云願放兕夫及早還者其贖可知
矣

雙槐歲抄卷第七

雙槐歲抄卷第八

名公詩識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
少保丘文莊公潘少時詠之為人所傳誦詩曰五
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
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
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
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又聞夏忠靖公原吉少
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
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
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
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

以為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鴈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即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

全寅王泰卜筮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乃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之由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寅引為上客動必咨之暨

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

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也

英廟以太上皇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涵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惧而佯狂為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寅言

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寅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

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出涖徐州

上曰全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寅後固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為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

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
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
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
甲戌也丁丑為石亨所害除名為民復問之泰又
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
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
入舍人王鸞家為鸞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
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綴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
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

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
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
世猶以兩不字少之當有編錄試詩自為一編以
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宣卿者開建人唐大中間進
士第一今縣之金縷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
水環之流韻清響父老呼為龍吟水然其言行爵
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百官乘月
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重
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
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
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吾廣狀

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詩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
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
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
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禪乙覽忽驚姓字首臚
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
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詒謀敢弗遵昭
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
對來譽知為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
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
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

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
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
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
怨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
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
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
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

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為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神恍忽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澗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為驗果如言易帝為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華瓊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為西僧予竊以為此皆豪俊之士自詫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林堡城仍設法禦之徃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窺境即舉烟示警徃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焉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

也反在其外矣成化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
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亭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
為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
出復勾引滿都魯訖加思蘭聚衆益為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
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趨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
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
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
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
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
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

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
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
六尺空內挑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
帶隨其山勢彎曲剗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
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
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
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
空處築邊牆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
射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
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
為黃河東崖平山墩西路則為黃河西崖黑山營
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

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為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為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崖夾山水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亂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禽焉徧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

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徧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抑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

之臣今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
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臣等議得為軍之計大率
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
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空闕去處以
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
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
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
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捨
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
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
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

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
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
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
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
虜賊萬餘其二搃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
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
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
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搃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箍頭
鈎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
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
餘人其四下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

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
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
賊二三百餘其五檟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
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
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
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為
翎神砲以木為矢以鐵為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
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
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
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
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
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鑿各二斧及剪錐

各一其鑼鍋皮渾脫火鑷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
之長枝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
沙草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無天起河套
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接墩臺
娘娘灘上河水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
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遐狄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原正涇
巡撫僉都御史吳輿璧琛奉

詔率師徃平西蕃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
進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
千人追討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其酋及

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蕃古之氐羗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至于陝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肅常為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得其地嘗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主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

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為大寶大乘贊化闡化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階尊制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為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

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服貢獻如常矣東井陳先生宣之政為雲南憲副嘗見西蕃僧至滇遇旱能入海擒龍歸鉢中以劍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衢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存焉呪六畜生者輒死復呪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懾其邪術故也書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以南蠻蔽西戎今肅州地也又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今西蕃西南至甘肅有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國皆以織皮為貢即叙云者以次相聯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獫狁襄矣議

者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叙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領大寶法王等部落徃遏北虜出沒之路或徑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韃靼來降遷于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

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徧為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古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陸庶子

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嘗訐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毋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為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龔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室祖禰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見矣予初疑廟主

之升祧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為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
朱子家禮始 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
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
從時制高魯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
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
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
學校士風為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
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謂平生不治生產
居閑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

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
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
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
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抗
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抗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丘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
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歿其母受巨
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
異日何面目見夫邪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
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
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徃視

其面如生見者莫不洒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繚棠樹生花殊盛雖罹風雪不隕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雪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菲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歟其雄驚墜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為貞燕成

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為弃羨不食余稱之曰烈鴛禽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姣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媯偷生於楚國何以為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卧艷皓月羅袂鸞篋花影中烈鴛謠曰烈鴛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挑脉脉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崩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為木工
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 宮殿
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
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
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
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為工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
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為錦衣千戶又蔭為
國子生其祿壽蓋為木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
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

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
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為天根楊雄賦曰
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
四卦圖以乾遇巽為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為復當
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
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
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
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
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為九離巽
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
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
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

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
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聞來往也由是八卦陰
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
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
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
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為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
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
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

綠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
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
如小兒拚食先縛樹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

鮒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
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綠木求魚
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
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
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
于民民罔不格縣縣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
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為
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
下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

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為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笑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悔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迭遷九鼎三巫乃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

為周世臣

祭公苒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為一解有似書者有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皇門之誥闕文尤多豈孔子刪餘殘剝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苒誥二篇最為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病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最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國皇皇上帝度其心寘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

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
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克龕紹業以將天命
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
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勲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
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
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
皇天改大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
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
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
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
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

土丕惟周之肇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惟我
后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
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艱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
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
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天功
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
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
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
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
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沒我
世嗚呼三公予惟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
之曰康予之攸保曷教誨之世紀無絕不我固有

常刑王拜手稽首謹言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
稽道謀誥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
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
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
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
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
哉嗚呼豢擾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
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覃竭手足靡措弗

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
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嗚
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
徃愆以保爾君爾乃曠禍翫哉遂弗悛余未知王
之所定矧乃奠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
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
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
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
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
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
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
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譎惟

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為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晉發汲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邸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晉矣天順初晉王請朝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瞻兩疏慰安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己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睿皇覽之感歎勅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駕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

安澣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翰掌部檢太常典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願復睿皇惟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茂陵于東宮僉以為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為言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張輓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蔣冕輩曰太后勅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軌以甲士入于南城毀門迎

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

軌揚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決或謂文與王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勅符在 太后閣中未嘗嘗也然 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為名徑逼京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專為亨等所惡及駕復 上誥群臣有喪師辱國有玷 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懷疑不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 上怒惟削爵安置甘肅而已使謙等早決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奉朝 上禮待甚隆庚辰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軌寔為之 上之盛德

曷嘗少累哉要之憲王疏語寔為至論惜謙文循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

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歇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寔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

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亦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狠為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寇迤西上命懷寧伯孫鐘帥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為內應并結韃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

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舉番漢兵犯闕搥殺錦衣指揮遠泉擊內閣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房鐸率數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斫傷廣寧侯劉安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自辰至午鏖敗死瑾為欽所殺相拒至酉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縱城以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鐘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

兵部自是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繡金麟服其餘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賚歲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刺者雖勲戚不可得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癸亥行在刑部禁囚劫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起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叅贊甘肅迂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兩廣叅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及入見復留巡邊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躡復起輒有音逢若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祿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歲為主自天于地支納音三取用用祿馬貴人羊刃劫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尅五星以身命為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遲速合伏向背空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碌虛中沙滌斛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曰主增人元取用益闕而置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尚書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僊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精研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

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負仰觀乾象合已而英廟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甫七日進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謫人為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上果留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急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尋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泰嘗會祺于易州廠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歇祿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

玩此術然求如棋之神奇竟莫能也

鵲橋僊

東莞方彥卿俊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立成座中屈服射詩鈞韻用輟耕錄人鮮能之又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某行自右末締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曰天人天地天天地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無不着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杳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自餘尤多每在讌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予同會試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賀予縣弧邀往預賞

花鐙擘糟蟹薦酒戲贈予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王花鐙預賞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願歲歲春盃盈綠惜鱗寓予姓名大笑曰子謂韻用日數何出予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煞為韻子忘之乎即朗誦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鰲更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王亦誦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

消三十春盤縷翠春缸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
邊試問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
始覺予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蓋鵲橋
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睽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
中紐莎糜飲以米灌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
越睽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
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脛未斷時馬傍踏振之
即跳躍而起入饌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襪見吳
棊淵類集吾廣温燔鴨卵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焙
鳴對西域骨種羊子謂不如草馬之尤高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尚釋氏為奸克逋逃菽妖書讖緯惑民
扇亂正統間尤甚羅浮有景泰禪師卓錫泉宋唐
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
創寺於白雲山半求泰泉上指為卓錫泉

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偽立寺額遇 聖節
輒為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
敢言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
過廬溝橋聞趙才興之事大率類此才興扶風人
為僧創黑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戶趙忠薦
于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真海
道人譚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眾立天龍八

部刻期稱帝作亂真海素與義勇後衛百戶段旺
毋張氏通媒其女妙果為才與妻立為后方舉兵
為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
僧常能謀亂稱真明帝主亦建寺募眾與府軍前
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擒斌得脫祝髮為僧
名悟真結庵於褒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置
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為后攻掠傍近
諸縣得數千人為漢中府官軍所擒上命誅斌
及同謀者餘皆克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乖戾
愚民從逆如響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彌曰除
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豈非言乎

獄囚寬報

予鄉同年丙子解首梁僉憲景熙助弱冠連第進
士令蕭山登朝為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箠
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
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
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
予聞永樂中刑部墨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瘡
腫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宜有寬報也

掾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
誠妻兩京第宅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
士博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
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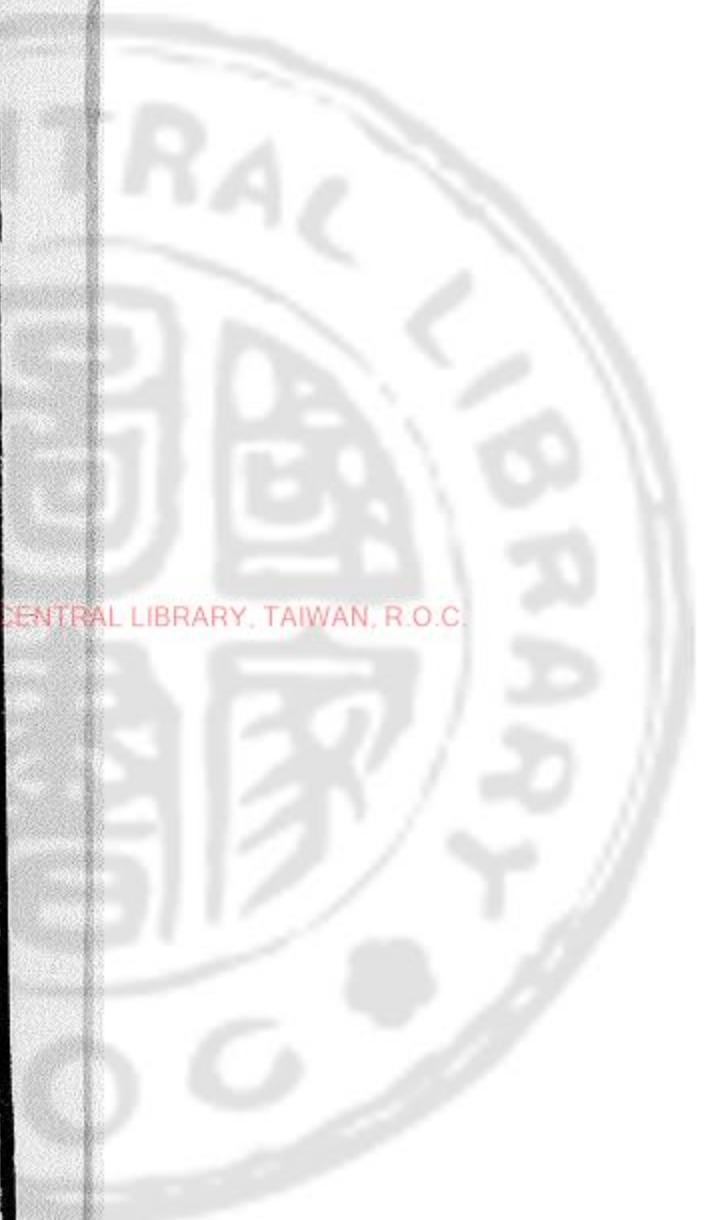
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
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極人有
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人曹男性猶在必須近
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抄卷第八

雙槐歲抄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楮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
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
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志默淵金陵王尚文徽氣誼
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
載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
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乞
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二
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
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



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
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
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日保全內臣宜
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
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
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
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
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
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
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

為皇后太監牛王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
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王徧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
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
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然王猶免
死惟謫南京徵諗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貫乎遂率
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
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
群闈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掾俱調遠州判
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
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劾其貪暴
數責之置功過簿詰旦而言日晏不輟如是者累

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聞于朝驛召銓詣獄銓亦許奏既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之罰視前為薄

憲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比不如南時人謠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易景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取

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真靜往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為禪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忘天下忘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禛寄詩曰有著真無妙無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癡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為逢有道細與究圖書蓋指此爾景善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

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
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
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最不以為然惟乾坤鳶
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為佳如枝間鳥共天機語
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
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
亥十一月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諸為上元
賞玩景時為檢討與編修章楓上懋黃未軒仲昭
同疏言去年以來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
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
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

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
志豈以煙火為樂哉北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
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
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
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
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
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
庶四夷賓服奉養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
懋筆也奏入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景判
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
寺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
林四諫景後養病復起為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

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為郕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為
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
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
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
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
戾王為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
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謝馬

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編素謚為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箕

候官林廷珪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

乙酉第廷王璠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鷺湖驛玠得

疾瑯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

夢寐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

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扶之箕

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

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

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

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平云清風搖動硯

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
紅芳頹若人已僊去夢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
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
有曰王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
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豎久之
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瑯後為御史提
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
云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
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

當合塋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
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塋呂后宋仁宗合塋
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
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
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遣毋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
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
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
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
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凌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
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
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盖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 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棗陽王良璧 琰 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輒相契合
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
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
吳地號繁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
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櫬不備合臺助焉嘗題

夏太常 景 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
清標正相似倏然同歲寒盖言志也景本名昶字
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
徵入翰林 文皇以所書為第一顧見其名謂曰
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景頓首受命
士夫以為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 紱 後惟景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于都
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為不侵不
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
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為所戕乃復歸附

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迺年往來朝貢成
化丙戌皆義捨掠人畜數萬 天威震怒將元惡
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
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賊首刺達等
猶為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
鱸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
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
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己亥賊首伏當加糾三
衛入寇 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
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
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
讐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
如六經可見己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
士以律古今是不足為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
錢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
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
叶者也 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
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
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
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
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不同明矣詩三
百篇強半出於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

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洛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為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為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為驅羊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為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為

蒲波切轉而為蒲麋耳顏延年以霍叶施霍以狸得聲則霍初讀為陵之切轉而為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辨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為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為籀篆又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為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雅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

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
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
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
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識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于東城永
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
先是嘗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
文貞公士奇為諭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
過縣千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纍纍題榜首
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魯鶴齡
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為宣德癸丑真定曹鶴為

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為詩識而其初則
為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魯彥復為進
士第一丘文莊公濬時為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為
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
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蓋不數曹者以曹乃宦遊
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
過縣前也民之謠言遂成識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 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
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毋老
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
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

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旨俱釋之此
二婦可謂義烈而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之
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生程
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中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
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為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
際哉可以為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昆由里平地突起小
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民聚觀以為異明
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
為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有小耳時裕陵宮
人萬氏冊為貴妃最被寵幸每侍宸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
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
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
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
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
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茲有瑞夢堂諭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
化甲午歲當大比于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
為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于喬薦于
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
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

為其子竑講學迺自游抵祁陽居于梅莊書屋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于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彙進之兆也良不佞敢為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舁白色土牛一覆以赭蓋旌纛旛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于後迺運自東門入至予家迺止既寤未解所夢質明是為端陽前一日竑侍余晨鋪因語之夢竑俯不應久已迺屈指迴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竑曰牛一

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昔亦謂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為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為而杜公墮之曰以傘蓋從者寔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嘻有是哉子之言殆墮中之鹿也竑遂請為記余曰徵而為之其既晚乎竑乃私識于禮經之卷末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酉余復黜于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期征夢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迺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春官得薦入奉 臨軒之對果叨進士第一傳臚

畢承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為祥竝乃易扁梅莊書屋為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為記且曰先君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寔與聞先生之言敢固以請余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高宗之夢見傳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為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于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于一夢之榮以為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竝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

約有不能以終遣者遂為備錄顛末以塞其請日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趨避為也竝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詔授散官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為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

詫以為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
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
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
持心操節丁春秋大一統建文永樂則治國平天
下甲禮樂明備丙洪範九疇丑君子篤恭而天下
下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
丑辛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天立
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丑癸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
丙辰誠者聖人之本乙巳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
下之大本丑戌舜為法於天下戌辰景泰則孟子功不

在禹下梓大舜善與人同丙甲天順則中正仁義而
主靜丁心妙性情之德庚辰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
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炳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
丑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
祥瑞稱賀為多如野蚕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
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
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
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
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

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人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為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八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

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鬪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鬪為龍所斃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間榮建北京乃定每歲京

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榕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繒布之衣悅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歲吏檢會駟僉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慙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為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羸魚腹矣人詫為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

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翰劉公翊都臺王

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

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青傷人京城騷

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

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

名李子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

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

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

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

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

怒再此申瀆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為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

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數千人

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

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為姦盜被楚傷脛號

王癘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

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

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

有里昏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上稍厭芳所為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上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為吏坐賊揚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孜者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揚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聞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

曉者始以淫術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
得售尊為法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
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
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
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

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
吉水張兼素 黻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
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為吏書言俊黻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
公今為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
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
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

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默格
君心後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
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
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
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
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 旨行之非中官所敢
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 狝傳奉 聖旨
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
是也宣德七年三月 勅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

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奏聞量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肯之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語欲隳壞

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二年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諍令吏部會同內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上曰

此祖宗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妄言沮止乎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愜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耻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為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眾反以石和尚為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事聞上命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帥上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已而永痊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輩并軍械偽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譖

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為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獻俘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韃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千之乞穀于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竦及之乎笑解其

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
下欄城堙望見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
燬其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燖徧地錫急止之
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
為真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
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卧所苦其淫毒涕
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遂鎖梏
輒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
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以舍人從震討劉石立功
官至千戶汪直用為心腹經使綬譖於直曰震嘗
窩一全真學識締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
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

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
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
城李裕為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
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
前為五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
為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
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
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
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畢對
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

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端儀曰汝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珣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宣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羨肝江何公喬新之介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為汪直所厚旻偕鄉貳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

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為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振之則中空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于此守閤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為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為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送黃賜皆太監坐厰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併以獻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為以恠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

鬻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速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為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玄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揚軌山為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乃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故漢道錄任

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蓋自况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

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竒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閭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土空使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于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使命不辱為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盖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為學也學既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為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

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為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于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毋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詔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已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絕竒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行周材亦

足知崇禮愈甲珠玉雖固閔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擾鄉忤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常眷招集無賴駟僧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鄙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啣寃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為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

賢恒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毋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為高氏母子哉為國家也為嶺表之民也為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尚澹泊無異常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為之日使馨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家庭堅闔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常眷所創寺僧不取杵鍾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

縣庫以負當之克庵稱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筭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卷第九

雙槐歲抄卷第十

孝穆詠聖

萬貴妃始為宮人司東駕盥櫛諳智善媚既顯
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
萬通萬喜萬達輩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為同
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成
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
乞歸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
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毋今宮嬪數多宜
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
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

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

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

上即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內閣擬名至再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胥悅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內永壽宮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皇妣薨追封淑妃京師藉藉謂薨於鴆也十一月始立今上為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皇妣謚曰孝穆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皇妣薨逝之由當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萬安劉吉力請已之惟訪求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徭峒有紀姓者詐冒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

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翰亦其一也既而用內庭言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差廕中書舍人不志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益初如己官父太常又以凡敏功贈錦衣千戶而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真嘗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官中進膳如母后禮復其姪官為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注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兩而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威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妾御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背除去望晦則十五日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腐儒陋見所以啓後世嬖妾顯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間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妾進御俟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蕭蕭宵征夙夜在公謂夜見星而徃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九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婦禮在數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后六宮

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顛冥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殷憂多難不能啓聖興邦發為詞章萎靡不振唐睿宗送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栖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嵇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

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聲
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
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
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嵇
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
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
伯琦為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院於武壘而役志
幽栖宣宗窘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憊於強虜
而自比句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
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
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
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皇心見於
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
知而已詞氣渾噩太極同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
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
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
面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
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
即召對議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
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
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
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
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
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
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
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

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晝以訪問合
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

智

謫雷州

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

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

臣廷舉

尹

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而

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

山劉公

大夏

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

共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

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

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

浩浩南海濱落日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
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拄頰孤亭野水濱
闋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鷓在啼老東溟二
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僊去亭空月
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
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
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
南光芒燭地蜿蜒如虎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
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
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
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

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
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
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皆君子隸右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
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
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而治出於一矣夫豈不
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
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官此心
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

己酉御史湯霽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
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始獲免謫死時
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丁未復
倖雋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大對
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弘璧延
諸別館致款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文祥每
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詈

上登極御史湯霽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為吏部
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

霽往來高自標榜謂霽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不
能紀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
進賢紂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
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從容辯對而出
既而得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竑已
沒三原因論薦召彭公韶為刑部侍郎霽以印
馬詣內閣會勅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霽即以
其語劾奏之數日召霽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
中霽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霽
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
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霽

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喙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鵬鵬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隻牽牛將入水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鵬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鵬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為首詔捕槩及槩下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興隆衛民

劉綿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達羅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為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
御史強珎董十人部屬惟員外林俊一人而已時
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為此者媚眾也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
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
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
今天下人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
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
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其患可勝道哉伏
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為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
頻抗疏但求禪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
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遠謫莫
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
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
諧者吉奏允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
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
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
歲撥人夫八名降 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
街指曰啖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

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為首效周書王會解凡彙皆訓釋之至曰王女天賜妾也則物彪亦與焉鄙倍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為先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適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雉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為民害成化

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馳雞者高七尺玉鬪玄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輝玃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恠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即往噬食家人擊殺之其皮見存常德府庫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吳間人言

牛在水澤雲霧澹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養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翊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 廷 父芝司詞信宜毋沒留墓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魯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毋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姓名推牛醜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調陣亡之家所

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此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翊治十策明賞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儒以敦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鑒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調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癡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

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闡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
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
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
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
為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
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
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克盤費亦有將帥生事
百端擾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
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歛則邊人蒙福當
不貲矣內治之脩在用人才能賞罰且如逋逃僧
繼曉奸吏李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王之輩姦黨勢
焰傾動一時 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

下獄當矣而繼曉遣漏不進家費鉅萬日擁美姬
以自娛王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塋
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 勅法司擒械繼
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塋則將來姦究知
所懲矣

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于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
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予覓壽巖白雲
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
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
而潤若饒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

藏處寔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犁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哉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為劉王冢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墓疏尚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遙林烟火是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云兩兩故化行於一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

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為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刺割抑搔總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

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為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字字逮宋鮮矣我

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已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崇四敷五為字人甚異之有又張用也孫繼芳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泄兩廣也首斬一指深以令衆藩臬謂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

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修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竝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誚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黜陟惟雲貴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亦赴本布成化甲辰豫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弘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儒

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

上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蒙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瀋陽雞異

河間瀋陽中屯衛前千戶所千戶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為雌鷄毛色黧黃明日當為某屯軍贄儀至則好

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鷄至者即欲烹鷄餉之鷄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兒回家人大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幹初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詎置不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鷄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為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為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

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恒稱疾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己年二十矣突然峩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為來乃咲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喜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憐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勒為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

有歌之者以為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
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
邛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
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
副世隆奉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
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
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常
曲恭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毳毳皆隻
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凡事之與飲必跪
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為都憲巡撫宣府風度校

峻叅將李傑來見不與為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
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
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足以當之
矣泰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
秦封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
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
之我朝洪武初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
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景帝賜三臺銀
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

榜舉人賜冠帶太學讀書以孔諤聖人後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

憲廟于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貫奏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當給賜詔如所請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繩嫡派也命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如之僉謂不類弘治壬子上念開國功臣六王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甌皆

為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後不當為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鏐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鏐接之書中與求魏峩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鏐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鏐不得已從之洪容齋謂鏐狗凶璫意以為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

也宋理宗聞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
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
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
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
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
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梓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
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榮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
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
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
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

字新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

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宇新母死貧不能葬
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奠至七十餘
筵遇積雨不止及輜車屆道隨在輒晴雨若為之
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
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母徒相怖穴壁
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決
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
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
又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
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
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似此孝感不一士
庶百餘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旨旌其門

後宇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弘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袞紋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為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裸也近聞吉水羅孝子瑋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宇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就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亦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更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明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

抗卒永樂之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皆久于編脩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授俱不遷而沒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避作縣教授金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達可量邪授長史者永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 德王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屈祥授翰林檢討俾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知陞湖廣叅議昊改南禮科擢浙江叅議獨霖擢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

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滋得與而
滋輒憤聞吏部併洽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
前列者張景明袁宗臯為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
臯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
雜處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
溪西北流為鹹鹵間有楸杏農耕惟麥及碗豆二
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
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
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
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為可汗鬼力赤毒死燕子兒

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廉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
還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王帶官其頭目為指
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
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
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為忠
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
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為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
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為忠義王以輔
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
之後俱絕王母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
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
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

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
毋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
守臣請封罕慎為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
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 朝廷璽書切責辛亥
王毋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貢自
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馮文升
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
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
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
至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緜謙率其頭目馮亦滿

速兒等往經畧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叅
政謙間往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閩廣閉嘉
峪關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
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
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
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
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哂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或飛魚躍又與陳護湛雨詩云君若問鳶魚或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騏作辯白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無邪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忘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省稼回至白沙訪之雨後躡草履護鞋而往相見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

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羞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涂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為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現

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
西江月二闕張學士元頴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
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
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鏤
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
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肚
皮天樣包籠聖賢坯壤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鄒
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
月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
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
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爲
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

子陵太白

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
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
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
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
白使力士脫鞵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摘詞者
無容喙矣近見柳惲桑思玄悅客星亭記乃謂客
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
凡有所犯無不蓄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
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
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為非常

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
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然世常擬子陵
為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濟寧城南有
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廷
舉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剛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
麴蘖千首半裙飛燕真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
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愷所作嗟乎
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譽汪直遂復西廠
得驟遷禮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
當明皇時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妃以飛燕新粧
之句得左譴正其讜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悅尤為
謬矣

丘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
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
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
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
禮為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予名之曰都生公
顧予易以都取得自得之義也陳主事晨衣繡帽
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
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

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
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
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
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
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許議公公實不知
也謝侍郎鐸至刑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
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
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
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謚法例得文正文

清而慙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泰按雲南會鎮
守太監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
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
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
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
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
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
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
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

上召試不如所言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

玘予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夭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上知然為順天府學軍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為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脩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兆州雨霜六月黠歛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颶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南贛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蕪湖胡仲光燿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昊瘼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齎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陛下誤聽奸臣之愬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臣所以奉行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為燿危之未幾廣輩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堯舜比隆矣

雙槐歲抄卷第十終

雙槐歲抄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
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
綦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思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
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
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之役間抵郡
城得請見于泰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受而讀之
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息
之室也曰歲抄者遜作者之名也紀述起于景泰
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以

神功峻烈以尊

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泰之以祥瑞災青

以示倣也博之以雜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其端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剖析滯寃諸所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公敷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

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存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韋賢傳祖孟之詩禮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戲公之績學種德將據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遏迭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槩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門人也忘其謏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

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學生灌陽呂天恩謹書

重刻雙槐歲抄識

國家史館之設崇嚴秘密非踐黃扉遊玉堂不可得而窺也閭閻山藪之士博識方聞實有賴於野史之作然史才甚難兼善者尠至於取遺頗偏文力短溢或失則踈或失則誣故載述日廣而讀者忽焉儕於稗官小說者多矣類南進士黃君在素為宮端大學士泰泉公之子會試道吳以魯大父長樂先生雙槐歲抄十卷見授年讀之卒業曰良史才也其文雄贍其事詳覈筆削之際務存勸戒誠有若先生所謂崇大本急大務期大化決大疑昭大節正大經而言今稽諸古言天徵諸人言變揆諸常言事歸諸理備極體要成一家言

累朝列聖之治化禮文名鄉良士之嘉言善行略可
槩見非近日驟刻諸書所能及也友人陸君延枝
世善史學好古尚竒聞下走之說而頷焉乃曰江
南額表相去萬里博雅之士飢渴願見豈易得哉
吾當另梓以廣其傳有志編摩者用補正史之或
遺不亦善乎遂付諸鋟工嘉靖己未夏五既望吳
郡晚學彭年識